

目錄

泰山日出	4	泰戈爾	133
印度洋上的秋思	9	巴黎的鱗爪	143
我過的端陽節	20	「就使打破了頭，也還要 保持我靈魂的自由」	163
想飛	24	我的祖母之死	167
嬰兒	30	傷雙栝老人	186
謁見哈代的一個下午	35	弔劉叔和	193
「迎上前去」	44		
秋	53		
「這是風颳的」	69		
醜西湖	73		
海灘上種花	80		
北戴河海濱的幻想	90		
我所知道的康橋	95		
自剖	111		
翡冷翠山居閒話	121		
再剖	127		

泰山日出

導讀

1923年春，徐志摩由梁啟超介紹，任松坡圖書館第二館幹事，協助處理英文函件。此時，徐志摩沒有加入固定的文藝圈子，也想與新文學作家一道從事文學活動，於是1923年夏，他加入了新文學團體文學研究會，並在該會的機關刊物《小說月報》上發文多篇。這篇《泰山日出》如作者在開篇所言，是為歡迎泰戈爾的應命之作，此文與《泰戈爾來華》一文和《幻想》一詩，同刊在1923年9月《小說月報》第14卷第9號即「泰戈爾號」上。

在《泰山日出》中，徐志摩將自己幻想為一個長髮飄散的巨人，熱切祈盼東方日出，終於日頭躍臨天空，東方復活了，光明勝利了，散髮禱祝的巨人也沉醉在普遍的歡欣裏。作者表面看似僅僅描繪自然奇觀，但仔細品味則不難發現，他將其對泰戈爾的渴盼和讚美貫注在字裏行間，實際上，他縱筆將泰山日出的自然奇觀同他本人的大膽幻想融為一體，而到文末才點出這是他「想望泰戈爾來華的頌詞」。

泰戈爾被譽為東方文學的泰斗，是亞洲第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。1924年，中國知識界熱烈歡迎泰戈爾訪華，渴盼泰戈爾能像東方日出一樣給中國帶來光明，如徐志摩在《泰戈爾來華》中說：「我們所以加倍的歡迎泰戈爾來華，因為他那高超和諧的人

格，可以給我們不可計量的慰安，可以開發我們原來淤塞的心靈泉源，可以指示我們努力的方向與標準，可以糾正現代狂放恣縱的反常行為，可以摩挲我們想見古人的憂心，可以消平我們過渡時期張皇的意氣，可以使我們擴大同情與愛心，可以引導我們入完全的夢境。」另如在《幻想》中，徐志摩又想像「天空裏幻出一帶的長虹」，「轉慘酷為歡欣在俄頃之間！」可以說，徐文與徐詩異曲同工，均是幻想泰戈爾來華將帶來久慕未見的光明。

振鐸^①來信要我在《小說月報》的「泰戈爾號」上說幾句話。我也曾答應了，但這一時遊濟南遊泰山遊孔陵，太樂了，一時竟拉不攏心思來做整篇的文字，一直挨到現在期限快到，只得勉強坐下來，把我想到的話不整齊地寫出。

我們在泰山頂上看出太陽。在航過海的人，看太陽從地平線下爬上來，本不是奇事；而且我個人是曾飽飫^②過紅海與印度洋無比的日彩的。但在高山頂上看日出，尤其在泰山頂上，我們無厭^③的好奇心，當然盼望一種特異的境界，與平原或海上不同的。果然，我們初起時，天還暗沉沉的，西方是一片的鐵青，東方些微有些白意，宇宙只是——如用舊詞形容——一體莽莽蒼蒼的。但這是我一面感覺勁烈的曉寒，一面睡眠不曾十分醒豁時約略的印象。等到留心回覽時，我不由得大聲的狂叫——因為眼前只是一個見所未見的境界。原來昨夜整夜暴風的工程，卻砌成一座普遍的雲海。除了日觀峯與我們所在的玉皇頂以外，東西南北只是平鋪着彌漫的雲氣。在朝旭未露前，宛似無量數厚毳^④長絨的綿羊，交頸接背的眠着，捲耳與彎角都依稀辨認得出。那時候在這茫茫的雲海中，我獨自站在霧靄溟濛的小島上，發生了奇異的幻想——

① 振鐸，即鄭振鐸（1898—1958），作家、編輯、文學活動家。他是文學研究會發起人之一，當時正主編《小說月報》。

② 飽飫，飽食。飫（yù），飽。

③ 無厭，不滿足。厭，滿足。

④ 毳（cuì），鳥獸的細毛。

我軀體無限的長大，腳下的山巒比例我的身量，只是一塊拳石；這巨人披着散髮，長髮在風裏像一面黑色的大旗，颯颯的在飄盪。這巨人豎立在大地的頂尖上，仰面向着東方，平拓着一雙長臂，在盼望，在迎接，在催促，在默默的叫喚；在崇拜，在祈禱，在流淚——在流久慕未見而將見悲喜交互的熱淚……

這淚不是空流的，這默禱不是不生顯應的。

巨人的手，指向着東方——

東方有的，在展露的，是甚麼？

東方有的是瑰麗榮華的色彩，東方有的是偉大普照的光明——出現了，到了，在這裏了……

玫瑰汁，葡萄漿，紫荊液，瑪瑙精，霜楓葉——大量的染工，在層累的雲底工作，無數蜿蜒的魚龍，爬進了蒼白色的雲堆。

一方的異彩，揭去了滿天的睡意，喚醒了四隅的明霞——光明的神駒，在熱奮地馳騁……

雲海也活了；眠熟了獸形的濤瀾，又回復了偉大的呼嘯，昂頭搖尾的向着我們朝露染青鰻形的小島沖洗，激起了四岸的水沫浪花，震盪着這生命的浮礁，似在報告光明與歡欣之臨在……

再看東方——海旬力士^⑤已經掃蕩了他的阻礙，雀屏似

⑤ 海旬力士，希臘神話中天神宙斯的兒子，通譯赫拉克勒斯（Hercules），為大力士。

的金霞，從無垠的肩上產生，展開在大地的邊沿。起……起……用力，用力。純焰的圓顛，一探再探的躍出了地平，翻登了雲背，臨照在天空……

歌唱呀，讚美呀，這是東方之復活，這是光明的勝利……

散髮禱祝的巨人，他的身彩橫互在無邊的雲海上，已經漸漸的消翳在普遍的歡欣裏；現在他雄渾的頌美的歌聲，也已在霞彩變幻中，普徹了四方八隅……

聽呀，這普徹的歡聲；看呀，這普照的光明！

這是我此時回憶泰山日出時的幻想，亦是我想望泰戈爾來華的頌詞。

印度洋上的秋思

導讀

1922年8月17日，徐志摩離別康橋（即劍橋）到達倫敦，準備回國，在8月10日所作的長詩《康橋再會吧》中，徐志摩表明他此番只是暫時回國，還要重返英倫。9月初，徐志摩乘日本客貨輪三島號，穿過地中海、印度洋、太平洋，於10月15日抵達上海。這篇《印度洋上的秋思》就作於回國的途中。

中秋之夜，徐志摩漂泊在印度洋之上，一場急雨染出一番秋意，「外來的怨艾」同其內心所「積受的秋思」構合成一種「愁」。這裏「秋思」與「愁思」源出一體，是徐志摩痴戀林徽因，但難卜結果之情緒的鬱結、漫漶、飄移。雨已息，月將出之際，徐志摩回憶起幼時坐等「月華」的稚趣，悵然有所失。終於，明月穿出雲層，徐志摩希冀遍觀人間萬象、獨具慧眼的明月能夠助其清掃內心的陰霾，「凝成高潔情緒的菁華」。海輪行進，月光移轉，徐志摩凝視秋月，不禁又溢出秋思。第三個夜晚，徐志摩遙望秋月，稍微息止內心的翻覆，較為平靜地賞析秋月本身所蘊有的「悲哀的輕靄」和「傳愁的以太」，以及因此傳染給觀者的「灰色的音調」。

徐志摩描摹三個夜晚凝望秋月時的物感情思，不拘格式、隨心走筆、心物交融、渾然一體。沈從文曾說：「在寫作上想到下筆